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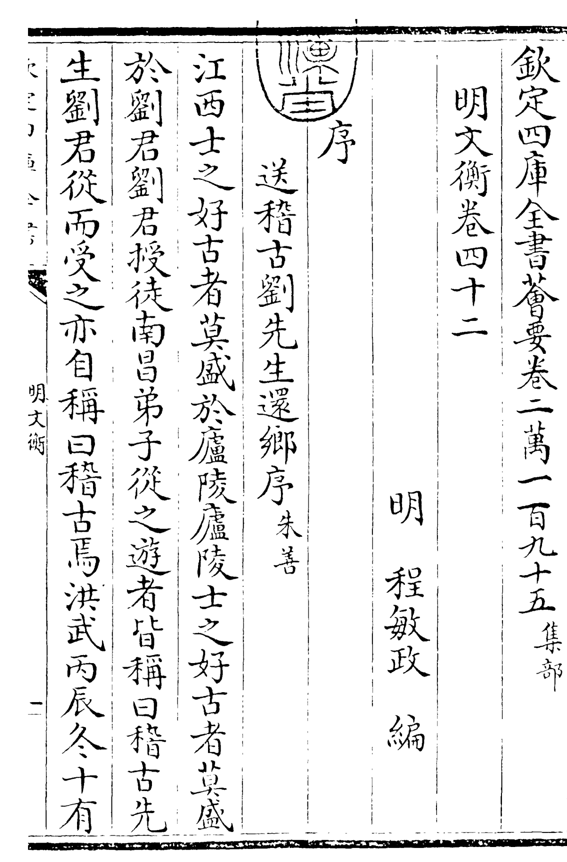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吴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九十五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遊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

一月君東書將歸廬陵來告别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為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

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子懼其不能徧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峋嶁

浯谿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彛器古文篆籀分隷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絶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竒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心誠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逺而難求諸内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咈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予曰斯

言得之矣於劉君之行也謹述斯語以為贈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隳而民告病矣訹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墮於吏術也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訹也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懾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墮也不訹於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懾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墮於吏術則實惠得以自

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録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州在唐宋時為名邦出守皆清望有願業之臣往往入為名公卿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為談慕我皇帝有天下滁為潛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輦轂

是邅為國家西北門戸視京畿諸郡為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不以輕畀也州土著多勲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為京畿大郡遠邇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兩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干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辭弭然以靖州舊隷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有不可者封上之後

分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微事以撼之公氣不為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為少撓事兩上之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道事蹲沓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為常公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惟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安乎旦旦以自省力行不少

怠蓋公之政智不訹乎上強不懾於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年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為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為我邦人榮余忝與公同政悉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洽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為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為天下司牧者告

潛谿續文粹序

樓璉

可名之功眾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

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為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葢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

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賔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内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彞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

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寛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于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募刻傳誦于其境内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穉子皆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

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葢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與公之為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葢仁人長者之風不見于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既追崇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念先皇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惲復官之於翰林凡

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為人所愛重璉𭧂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覩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録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

惟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

送左叅議胡公之官江西　王景

洪武三十五年冬皇上勅翰林儒臣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慎選在位之士與纂修事而李公至剛以右通政來胡公以道以禮部郎中來王公孟陽以儒士又繼來三人皆浙江人何浙江之多士也未幾至剛陞禮部尚書

仍領史事明年夏六月書成上厚賚銀幣賜以重爵以道陞江西左叅議孟陽超授禮部主事尚書公謂予曰吾三人以鄉井之舊同列史館至驩也而以道獨駕培風翔于西江之上願一言以識别予曰今之布政司古之州牧也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州有牧故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是也然其職則維持侯伯以聯絡天下之勢以恪王度事至簡也今叅議布政之亞也位第四職四品贊襄一司之事至重也然上有使有叅政

政不已出也然判與議必自已始已以為是叅政曰非是已以為不然叅政曰然為使者必執其兩端而定之若叅政曰然使曰不然叅政曰非是使以為是則已亦得執其中而用之則叅議之職不輕而重也亦明矣然其議必本之以時制叅之以舊章不屑屑泥古而不背于古上以宣皇風下以合民情平平蕩蕩歸于皇極而已若曰各持已見務為矛盾以私害公事不立矣非朝廷設官之意也以道無是也以道為部郎中且四年其

同列皆坐萴斥以道翹翹然不染其難則以道之忠貞正大可見矣且皇上之所以命近臣而出任方面者重宣德音使内外相聯屬也況江西密邇都邑治化尤所當先也以重臣宣德澤民易從也輔成太平之治在此行矣尚懋之哉是為序

贈醫士潘徐二君序 王達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鄉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治未二日而他適又求鄉

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徐士恒氏士恒造起潛所未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曾不相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而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拯人為念故雷氏子彌數日而愈矣起潛曰是可無所報乎於是走泮宮徵余文以為贈嗚呼天下之人非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妬賢者亦不為少矣小人專事妬賢者固宜讀古人之書而懐小人之忌者亦豈少哉自淳朴之氣散

往往以智力相雄長甲曰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不善昧其良心汨於私意忘其己之短而嫉人之長安有相資成美讓遜長厚若滿徐二公者哉古人有言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於二公見之異日風俗之厚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通於儒故録此以遺之俾往來觀者得以警於心焉

送鄭先生之昌國訓導序　鍾士懋

天下難處之事多矣惟處貧爲甚難天下處貧之人衆

矣惟處之以正為尤難處貧而能處之以正非讀書行道者無能焉讀書行道而能處貧以正斯可以為人師矣吾鄉自趙宋以來素稱文物衣冠之邦俊人秀士班班輩出不幸與時不偶而羹藜茹糗者不為不多有如本忠鄭先生之甚貧者乎甚貧如其人者亦有之矣其或不堪於清苦而出入小德之門者不能無之是以如其人之甚貧而處之以正者確乎難其人哉先生予同里人也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矻矻焉年四十

矣雖魚釜塵甑畧不曾有干求錙銖非所當得之心蕭然一室學徒數十人惟清坐講授皜皜乎高風勁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明州府有新太守迺能聽人道其甚賢且甚貧也繇是訪之爲屬縣昌國學訓導書幣來猶偃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於乎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士大夫窮經覈史貫穿百氏論道理辯古今說政事瀾翻其舌無少凝滯操觚弄翰爲文章絢如雲錦以之居臯比迪來學綽綽乎其有餘裕然而往往不免失

其重者何也以其計功謀利之心而任以正誼明道之責譬猶建樛屈之木而為測景之表欲其遠近淺深度數之不忒也胡得焉傳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先生之處貧也不為不久守身也不為不正吾屈指於鄉里讀書行道之人有斯人矣迺令居訓導之職表率諸生使諸生於靈臺之地潔清其本原夜氣之存凝澂其思慮晝事之接渫雪其污染他日掇巍科躋膴仕者皆有冰蘗之譽而能誅鋤天下貪婪之徒豈不曰其師之堅

苦有所甄陶而然哉予未耄願及見之

贈楊布政序　胡廣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某為陜西布政使受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鄧某王某合士大夫為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予予覯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其者以公天下為心固不以鄉里而為嫌也某之材誠為可用將無所施而不可在皇上既信之而無所嫌在其獨

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矣所貴乎君子者德修於已而信於人不出乎閨門跬步之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仕均是道而已某之居鄉也孝弟忠信有以稱於人昆弟鄉黨既賢之令之為政有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便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興其利而去其害如饑之食渴之飲真知灼見而無過舉矣此其所以任某也茍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加損哉某

葢不如是也因其言論抗直敷答稱旨故有今之命矣予知其所施將必有異於是因書此為序以贈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刺序

聖天子德洽仁浹覆載之内靡不從化窮荒極域自古聲教所不被者遣一介之使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承順稽首來庭吁夫豈威力所能為哉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葢盛德感動之幾有如此夫古刺在百夷之外萬餘里其名載籍未之

前聞也給事中濡須周讓甞奉命使百夷聞古剌名且知其人素慕聖化而欲朝中國者無以為之先使歸以聞天子嘉之遂命讓以往由滇池入百夷歷猿猴所家蛇虺所都魑魅所宅踰數月然後至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舟艦供帳張旗伐鼓陳兵出迎於道咸喜愕以手加額曰使者從天而下也於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即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日勞燕甚至今年夏遣使同讓備方物來貢且請臣置

吏天子錫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刺宣慰使賚予有加復
命讓再往將行來索予言為贈予惟使者之職其任匪
輕非負剛毅之操拳勇之才通變之智不足以當是任
夫無剛毅則必至於怯懦無拳勇則必至於折辱無通
變則必至於膠固必全是三者而後可為使也今讓以
單車從數十人往返數萬里重數譯使於中外隔絕之
地以宣布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遇有無狀氣不少
慴能使遠方知朝廷之尊是以口舌為干戚其與昔之

發卒治道者異矣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讓葢有焉是行也予知自古刺之外有聞風而來者則必由於讓也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士奇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儌幸以治載醪牲實籩造謁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懟且慮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

表裏脈治之説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劇者故雖什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與惟憲闗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愽求為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慾有至乎夭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

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抅殺於司寇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為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

送陳叔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朝者皆得識

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率務外忽内逐物徇時者或流而不返飾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内不役乎外葢不多見焉陳鏞叔振舉進士為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叔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閒暇輒復過余葢有志乎其内也今叔振調南京禮部

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踈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怠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莫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來所至豈特出於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叔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叔振豐城有史志靜余嘗相與者而違闊久矣今於叔振為同官其亦為致區區之意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冢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奉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修髯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興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永定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

具酒殽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憩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歡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别去又三年先生没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以詿誤黜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宣州求言為贈夫經歷之任子為之有素亦在致其明

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修諸在已可也在已修無所往而不宜況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别而令昔存没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飢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

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博帶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

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謚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嘆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

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寛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嘆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懐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懐去至是更三歳歴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悪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呉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

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

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琎臣溁臣
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
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
五人又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
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歴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
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
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
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

密几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懽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命賜黄封之酒御厨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

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兹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閒於兹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明文衡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九十六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陳司業詩序 楊榮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盖光世初為翰林庶吉士以文行知名縉紳間求樂

中修高廟實録慎擇賢者而任之光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刑部主事光世復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太宗仁宗實録光世復與其間會國子監缺司業而難其選遂以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既侍講久矣其名實烝然有聞於上下今去為司業無乃左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宜德望優重者為之顧乃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尤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既蒞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

道而正已以率之諸生大化服而光世之譽益大顯予嘗謂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聖人之道也然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稟不能皆粹也故其成就有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郢之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大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厦無不適其宜者茍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爽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葢何如其重也光世旣優於是矣今歸而復加意焉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

人將於太學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為序如此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

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滎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户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儀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於妙廬陵公喜題曰杏林雅集旣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

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
侍從涵濡深恩葢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
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
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葢亦宜也
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英俱以年德髙邁
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
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
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

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羡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省愆集序　　黃淮

惟我太宗文皇帝涖祚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愼簡儒臣設内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内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焉永樂己丑車駕巡狩北京令

上皇帝居春宫监国臣淮偕二三辅臣承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廵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遇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腹槀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

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湃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朝廷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

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葢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畧工拙云乎哉

徐蘇傳序 胡儼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孺子蘇雲卿之事也徐蘇本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閭巷之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録博採羣書校之本傳特為詳備或者曰自漢以來懐德秉志高世獨行之士葢多有之傳者獨録徐蘇何也曰出吾郡也曰若然雲卿廣漢士亦得稱吾郡出邪曰

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當時非無韜棲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東湖雲水之間彼蓋以孺子之流風未泯也樂於此而居於此固有不得而外之者曰豫章先賢可以陶世範俗者豈獨徐蘇哉曰得時而駕行道以濟物者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子亦非果於忘世者適漢衰宋微不可有為故退然自守以終其身此其操行足以激勵貪鄙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況士君子生於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人已

乎欲知其人不得其事可乎得其事隱而不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刋以傳焉若是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傳之者棲碧李氏也刋之者李貞士廡也錄之者王遜之也序以冠其端郡人胡儼也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聖天子嗣登寶位明年改元洪熙諭廷臣若曰惟祖宗大德鴻業啓佑備至垂裕無窮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

定鼎金陵太宗文皇帝肇建兩京垂統萬世予嗣大歷服仰遵成憲鳳陽皇陵金陵孝陵皇業所基朕寤寐不敢忘謹遣皇太子致祭爾文武羣臣暨宮僚簡俾以從廷臣奉詔惟謹於是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公崇述實在是行翰林羣公賦詩祖餞徵予序惟天啟聖明開太平之運士君子千載一遇儲君天下國家大本其官屬自古擇人惟其時斯道以行惟其人斯克朗於善皇上丕隆孝思肇行盛典資賢俊輔導元良屬望尤

深儒者平居以致君澤民為心恒患乎弗遇而崇述遭際如此端躬正諭以副聖天子簡俾為吾儒增重其在是行乎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遂以文章名世若夫馳騁中原歷覽兩京仰二聖開創守成規模大畧擴充啟沃其所成就固不徒文章而已詩曰有馮有翼又曰以引以翼予於崇述有望焉

送劉汝弼序

正統元年春聖天子維新政化慎簡賢良用資勵翼重

惟方岳大臣以旬宣為職尤貴得人乃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廬陵楊公以翰林侍講劉君汝弼應詔擢授廣東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咸謂汝弼克宜是任少傅公之薦足以副朝廷盛意於其行同門楊溥偕諸鄉友仕於京師者餞之都門之外酌之酒而告之曰汝弼以名進士入翰林為史官為講臣歷事四朝其才猷抱負每見於論議文字間而今乃得措諸行事翰林以論思備顧問為職業未

嘗試以有司之務或者遂謂吾儒徒持文墨未閑政事令朝廷重念蒼生自翰林出典方岳自汝弼始夫方岳有連帥有司憲相頡頏有守令百執事為之屬以從事所見或不能同事或失於緩急先後必有以包涵之使之從容歸於善然後為得體汝弼之量足以勝之也仁人君子為國牧民一夫失所則吾之辜顧惟一方之廣智慮或不周耳目有不逮求免於責不亦難乎而其要在擇守令汝弼之明足以别之也予於汝弼之行使天

下之人知吾儒施設有出尋常萬萬者矣汝弼曰朞不敏敢不黽勉以副朝廷委任以求稱知己為斯文之光於是酌以為别

靜學齋序 梁潛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跡於醫皆為上御醫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青宫予亦兼官春坊進

與蔣君接迹而並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讐講益之雅相
得益密然不知二人造詣修飭於道者何道而能然也
意其質性自然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
其所以進德者在此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
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濂溪周子
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在于主靜夫其所謂靜
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靜之中而動理具焉
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窮說之於吾

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勞所謂淵默而雷奮者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諸彼然吾觀蔣君之賢益有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為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恬漠雖於璧亦不屑然二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

為靜學齋詩喜而為之序既以貺蔣君又書以貿之趙君也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為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

時不及之嘆則雖杯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涼露既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慈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于中隨所感而發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為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

見君子之心也因為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朝廷亨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祕宇儗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

陸而薊門髙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闗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者葢嘗知唯閒暇登覽于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葢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闗碣

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壯邊塞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北部雄踞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葢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

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娱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况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彦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

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録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王紳

予讀歐陽文忠公䕫鄉亭記知昔蜀之郡縣胥吏不喜儒士每見輙為其毀辱搆陷以故人不樂業儒亦不急於仕禄其有志者不過習訓詁歌詩以自養而已未嘗不歎其習俗之鄙陋而士氣之委靡也士生其時處其鄉能拔擢奮勵以自見者其亦得十一於千百哉今去

其時未久餘風遺習豈無存者顧在作興之方與自立之志何如耳臨邛景山甫張先生蜀産也自其少時慷慨有立志習詩書六藝之文即圖為世用後罹元季兵興浮沈里閈以保全性命者五十年國朝文運開始日以求賢為務遂應有司之辟入成都為司訓居職九載所教弟子多所成就邑人稱之迄今考滿將赴天官冢績而景山甫之顛髮亦已種種矣或謂景山甫習蜀土之俗近納禄之年且負痼疾必將乞骸骨而歸故鄉睠

茅簷涼竹簟以樂夫崦嵫之境設使之任職臺閣寄牧州郡必非其志矣予謂不然昔馬周以晩年而見遇汲黯以多病而卧治况當盛明之時為士者孰不欲竭心展力以希尺寸之功而圖芳於竹帛尚何有習俗之移人乎吾知景山甫且將推其所有以自効庶幾不負平昔之志異日年益高而業益成致政以歸指其丘某水之舊遊盤桓桑梓以保夫天年使人稱其生為鄉文人没為鄉先生則豈非景山甫之志願哉予與景山甫遊

且相知故本其心為言以贈之而并廣或人之所見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于蘿山紳始弱冠以契家子獲執汎掃役于公門公不鄙汲引而誨之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歴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希直即今侍講正學方先生也紳時騃稚未知所云而識者知公之言為至論後二年公卒于蜀先生東歸天台旋

出教授漢中令天子即位首名入翰林而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門者雖甚衆有若鄭君叔貞者先生里中子也資禀清粹力學好古為文辭如春空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渺漫無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此然叔貞雖不事表襮而其聲譽已藹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京居數月念定省之職久曠㦖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召命至相與周旋者信宿將别因為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之大者用

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爲惟夫材良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颷複浪之中而利濟之功大矣君子之爲學豈異是哉是故極天下之書無不讀盡天下之理無不明緼諸躬者極其備養諸内者極其充於是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其設施布置豈庸人俗子所能窺測哉昔范文正公修學於泰山已有當世之志及出而用皆能行其志者以其得之有素也今

叔貞之志可謂美矣其學可謂成矣況今聖天子側席求賢以鋪張盛大之治所以行其學者豈有遺於叔貞哉茲行也吾願叔貞益擴其所已能力其所未至使先生以太史公之稱先生者稱叔貞則叔貞經濟之施蓋未晚也紳也雖愚安敢不以先正為勉

送皇甫訓導序　鄒緝

永樂十二年春太原府之徐溝縣學訓導皇甫秉德以北京行部尚書朱公聘之為考官其秋至部將入而受

事而車駕適自北伐還行部以在京例考試官須上請於是予與曾君子啟實被命朱公因以員額為限凡所聘取六人例減以就額考試官二人改為同考官而秉德與上蔡學教諭程其改為內外受卷官八月戊申入院丙寅撤棘秉德將辭歸乃謂予曰吾始以聘命來今不得受事而歸將何以解徐溝邑人之惑乎願得一言以歸庶幾可以藉予之口也余聞而心慚無以復於秉德也則告之曰先生之學誠優矣其德誠厚矣然而時

有不偶也故雖受聘幣而來而卒不克受事而歸於其心誠若有不能釋者然古之人亦嘗有若此者矣不獨先生為然也在漢之時公孫弘為其鄉推舉對策不合竟免歸公孫既不以為病而鄉之人亦不以是少公孫其後再推而對策第一元之時吳文正公伯清以大臣薦為國子監丞及至京師而其處已有先之者文正公亦竟自罷歸而未嘗以之介於心夫事苟無愧於己則夫榮辱得失之際亦何足加損於我哉且通塞有時進

退有義君子所守之道葢如此此獨行部失制變從宜之道耳士君子不能不爲先生惜而先生所以自處宜順適乎時而不以是介于心可也於是秉德欣然而釋曰先生之言然請書之吾將持以解夫邑之人

送何給事中序　陳繼

仁宗昭皇帝之爲治也欽順天心敷章文德禮任師保恩信洽于天下天下之民樂生而趨善者翕然興起帝念所以致若是者實由繼承先德而本乎二帝三王之

道也乃設弘文閣於禁密之地命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濟侍講王公汝嘉居之備供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本清編修楊敬行簡俾接二公之武又起繼於草野之中入與共事繼獨愚陋無以少副聖望然蹇蹇之心誠不敢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而進說也皇上嗣位治隆舊章務先史事其在弘文閣者皆領事翰林而楊公預執朝政宣德元年本清援例歸新城謁祭先隴而展其誠孝飲餞以詩送之者皆翰林名卿於乎本清亦可

謂榮矣以本清生故家習禮佩義克崇清白之行仕年已久聲績張著老至而為近臣日與魁豪雄傑振奇炫異敷彩於文辭以飭朝廷禮樂文物之盛輝耀百世者又可謂不負其所學矣因其歸故序而送之

晦菴詩抄序 吳訥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蘓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音日靡唐興沈宋變為近體至陳伯玉始力

復古作追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絶響而闖淵明之閫域者唯韋應物柳子厚為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高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間嘗讀大全集觀其五言古體沖遠古淡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藴以開示學者是豈漢晉詩人之所可及哉

然集中編載衆體混出且卷帙浩瀚獲見者鮮暇日因手抄五言古體始於擬古終于感興諸詩得二百首寘于家塾以教子弟葢欲使知詩章之學亦先儒之所不廢沈潛之久庶因有以得其歸宿云

女教續編序　王直

女德之隆汙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菴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為立教之本其訓女子亦備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獵經史取

其可以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為女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悉具吳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並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德可知矣況乎閨門之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見聞增益其智識使德立行修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暇稍覽載籍録前二書之所未録者得若干條彚粹成篇客或誚予曰女子以柔順為

德而以剛暴為戒彼庸奴其夫拂逆其舅姑鬬狠於其里閭此之謂悖人理速天誅而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定而不可移易然後柔順之體全夫強戾不生於心乖忤不及於物蓋畏隱忍未嘗厲色疾言可謂柔順矣然或巽懦委靡人得而制之依阿茍且

之間葢有失其身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爲剛惡也予之所用爲訓者剛善也向善背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剛柔健順皆具矣以是爲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予言奚過哉客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正統十二年國子祭酒李先生以老病乞致事上惜其去不許者數矣最後言益切乃許之公卿以下至于縫

掖士皆歎曰先生文行為學者師法久矣今致事去使倀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為榮於諸士子則為可惜閭巷火伍之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去矣太學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敬愛如父母自初有疾皆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至是無可奈何猶相與言於上曰祭酒李某感皇上嘉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老病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為十題命

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為贈上亦眷愛之不衰詔兵部為具舟陛辭之日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餞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門外以序別太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各為文辭頌先生之德教諸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時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為之廢業莫不嘖嘖稱美以為榮至有為泣下者漢之疏廣唐之楊巨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比

先生獲乎上下如此其美之鉅細可知矣雖然此豈特為先生榮哉他日良史書之後千百年有讀之者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於乎盛哉予與先生仕同年荷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資輔益以逭負乘之譏而遽舍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慼然以悲可得耶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屬予言故為序而道之

明文衡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文衡卷四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王英

古之君子能謹於行一念之動惟在於修身勵志力學敦本而於事之違於義者毫髮不為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天必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

人則異焉姑以余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同游同筆硯者其人負奇氣俊爽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諂澆薄而狡者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訟為得計趨公門取利為能事而於問學則漠然略不加意彼皆沈抑無聞觀其行而獲報如此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陳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敦實務德紹烈充庠校弟子質厚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經史孜孜不懈所謂矜諂縱急好訟趨利則未嘗有之求樂中

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
司冦著聲於時擢淛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煥然光華
人皆羨之嗟夫紹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
之立身能致其謹而不自流蕩為物所溺而虧其守者
必能企仰古之君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
則庶幾其可矣紹烈既以其行之篤受職為大縣其往
也必持己守正善其政以惠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
而名位必顯其獲報也必大一邑云乎哉予老矣叨禄

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思往者有所慨嘆而嘉紹烈之為人故為道之以贈行且以示鄉人焉

送周學士赴南京詩序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春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經史自少傅楊公士奇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周君功叙其一也功叙所陳說皆嘉言正論多所啟沃其賢簡在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是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為刑部侍郎

大理丞廖莊爲少卿又以功叙爲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在典詞命論思獻替朝夕侍上左右於功叙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上所以特命功叙輟經帷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為詞林之重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叙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宏奧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為具瞻而知學士之重如是哉永樂初予

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公行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叙侍經幄而予以迂疏不能與時俯仰為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安得如功叙受恩命之榮為詞垣之長乎既深有所歎羨而又竊思之功叙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諫王有箴戒為職方多有所建明聲望卓然功叙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學士焉葢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

功叙游非一日其行也不可無言而行人司正尹昌待詔鄒循徵能言者賦詩為贈屬予為序知功叙莫予若也遂書以為諸作之引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

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于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

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于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涵温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

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稾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没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型一日不

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抆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贈陝西按察使王君千之赴官序 錢習禮

朝廷簡賢以任官固皆欲宣昭化理惠安黎元以成天下之治然內外百司各專職守不敢出位遂其志而達其所欲為惟在內各道監察御史在外諸按察司任天

子耳目之寄事無鉅細知之得以言之言之得以行之而無出位之嫌故士君子效用於世者多樂居其位而行其志焉東鹿王君千之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用大臣薦授陜西按察使命下之明日屬丁家艱懇求去官以居喪上不賜允許俾歸襄大事以至京出璽書而諭遣之一時僚友相與要言以為贈葢君自少有美材刻志務學挾其文朋試於主司聲動場屋占名居羣士之右及對制策窪然髙第同升之士多以為莫能及超拜御

史沈毅清苦雖貴勢不敢撓之以私理民之訟簡蔽閱實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未嘗倚法以求情增詞以成罪郵罰皆麗于事號稱明允是君決科為名進士居官為材御史固宜出入禁闥侍近廷陛謇謇諤諤揚憲執儆官邪為邦國司直之臣夫何一旦輟文右之班膺臬司之寄而出補外任哉葢陜西壤地濶大政務浩煩而牒訴填委非奇材偉器聞望夙著者不足以表正諸司而震肅一方君其往踐是任予知風采揚厲威聲赫然郡

縣邊鄙之吏民蕃夷聚落之少長莫不懽然以歆羡怗
然而慴服相與稱臺憲激揚以舉其職國家任使之得
其人斯無負皇上委寄之德意而公卿大夫實以是而
屬望於君矣因贈以序而致其勉焉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潤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
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强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
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

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
昏不能勝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
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
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
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挾
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
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
於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

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絶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阜阜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

通與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

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
大用之素㮚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
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
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
擢京闈鄉試髙等説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措
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于衷陳
厥悃愊徹聽宸聰帝曰釋玆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
化育簪纓貂璫爰及儒紳合詞賛頌卓哉斯人棫樸菁

我多士攸同趨楚錯新穎脫奏功惟初倡議衆且望
爰播頌聲能弗泚顙三事道均云胡弗尊崇焉弗篤慚
負聖門師道岌圯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
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羣木蔽
之貢珍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
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許太守還任河間序　曾鶴齡

士於宦途早歷艱關險阻而後底于平夷者其智慮益

明其事體益熟其於建勲立業易得致也臨邑許君彦剛永樂間擢禮科給事中已而調兵工二科最後又陞户科左給事中宣德五年被舉出為太平太守積二歲丁艱還服闋復授守河間今年春則自河間而來考績書最得命還任工部主事趙君與君同鄉合所知求文贈行惟贈者增益之義也計君仕宦所歷靡所不習練尚奚贈為雖然予甞知君不能為君嘿也方太宗臨御時朝廷紀綱法度樞機範圍悉自六科出納甚嚴且密

毫髮不敢有違違則譴咎立至矣君歴諸科積十有餘年恪勤自守未甞以措其身於有過之地及往太平宫則髙矣美矣而其地在蠻鄉瘴土山水險惡氣侯不時南士習居猶可北方往者十往九不得還其夷風又殊未易化服君獨更兩寒暑休休然得其民夷心而後來還於戲此非天俾君老練其才而用之於今日耶河間在畿内去京師不逺風土既善民俗亦號易理茍有能者施以其政鮮不翕然稱治而況君乎況君為之已有

勞效乎或者曰豐年則易治歉歲則難為所在皆然也許君令還河間雖善理如嚮者水何噫是豈知言者哉昔堯有九年之水其臣勤而撫之奏庶艱食者禹暨稷也天下卒大治以令君之河間雖昔人可庶幾焉何勲業之不可身致哉君去予見君能拯民之溺而置之袵席之上矣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之所治序 林誌

十年春予會試禮部時東莞陳公以知滁陽軍兼揚州

府太守入為同考官予忝策名多士之列因獲拜焉而
識公知揚與滁治行第一有詔增秩賜金及振鐸桂林
陞教國子生文章德行之大槩體用藹彬彬然比承之
詞垣載筆兩京往來道路間公在滁察登耗以均徭役
剔姦蠹以扶善淑明學校緩刑罰大者數事而滁人借
留愛敬若父母未嘗不歎曰真儒治效固當爾耶歲在
癸夘猥承上命司文衡京闈則公適考滿來京登剡幣
聘相與同寅校文圍棘聯房語次款洽則知其純正之

學精明之識正大簡易之守穆如清風盎如醇醪炙之者宜隨深淺而皆卺况如予素懷景仰之私哉今年春公以三最登銓陞爲四川按察使朝列曰公忠信人也宅心平易廓無畦畛不以喜怒爲好惡其與人色無假借夫牧守徑情以行而恵愛在中然則以任風紀豈必皦皦諤諤方稱所以激揚者乎政宜以治滌者推而行之耳予聞麟儀儀鳯師師未甞鷙獰是尚也而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葢士有德威明德而其畏明之效特

異豈非公有馬方今昇平日久吏稱其職民樂其業朝廷近遣巡撫之使風厲海宇而旌别淑慝玉石已粲如爾然則司一道風紀得賢憲使如公以振翕之者四川之人抑何幸哉公至是行從事之舊咸來徵文予荷識公之陳而喜其大用也故爲叙之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

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部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毁譽言不知觸諱感悦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謡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予友王章菴永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甞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塡道又甞遘疾幾危民

傍徨奔走以香燃膊禱于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摭其善政為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為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予所目見者也及出為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寃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劬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

直者嘌嘌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邂逅於檇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為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如耶内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為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内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

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僞以爲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蒞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命於司馬門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爲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申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爲大臣之所薦聞爲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

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瓛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予辱與君有僚寀之好故因瓛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啟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士第博學善屬文章菴其别號云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未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欲人務

實也如此哉且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既學矣尚不肯仕
況不學乎為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急之序有施
為節目之詳體段具在章章可考必讀而後知講而後
明其造詣也真其存養也熟事物之來隨而應之無難
事矣不學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事譬之操舟者無楫
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乎而世復有讀書數千
百卷操觚吐詞出入經史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
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用鄙夫俗吏從事筐篋簿書

者得貲是以藉口曰是儒者也是讀書能文章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莫適於用正坐此等輩爾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徐君拱辰質美嗜學為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經術教授鄉里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朝廷下詔求賢當路者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戚然曰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舉非知我者直厲我爾或曰有位者似君苦不多見君言

復爾他人若之何哉適丁内艱未果行甫服闋促擻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處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雕開之未信負多學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書若是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朝夕方將展布才能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為大言無實之儒牽制掣肘以貽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白矣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周叙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
闕上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
年又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業守成
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為致仕訓導歸老于家并給
寶楮以行於戲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
逢可謂盛矣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
庭骨肉尤不欲而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
予曰先生年已七十不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

來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鬱之心曷由紓乎况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也玆蒙恩畀縉紳士大夫莫不為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惟彭氏吾廬陵大家唐宋迨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姻戚極往還始終之誠博學強記為文章粲然袞袞不竭中歲遭家多難遂不及仕而其愛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既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

哉古者士大夫休致恒處閭塾以為子弟師聖諭所云得不欲褒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為之幸者令子承方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為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免夫移文矣

贈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為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謬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謬不著不察惟

學者能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為然雖聖門高弟顔曾之外未見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葢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有

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游宦其地者文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内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往聘於其廬既至京師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召至文華殿從容顧問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

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復賜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月供廩餼冀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聖心眷望如此其盛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為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深造

自得之樂顧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别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予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不能已焉耳是為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名堂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

惟大君子賜之一言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太祖高皇帝微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地葬帝之考妣則今皇陵是也帝得天下之後念侯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為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葢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為祠祭署丞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為奉祀京復繼為祀丞卒皆淳雅端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雄繼為祀丞乃以世德名堂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

乎人之濟人者與人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末有不大侯之功德者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修其德簪組相承媲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送大參程君赴任山東序　蕭鎡

給事中黄門職也方今禁近之最清且要者莫踰焉葢非獨封駁章疏而已政治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天下國家之大計至若人材之進退錢穀之出入刑名軍務之便不便皆得以條陳之或有大姦慝則相率論列于庭聖天子往往虚心聽納而當時仕于朝者亦皆知其為公論所在莫不望而泯其非僻之心其為清且要葢如此也予不皆相接獨素所厚者二人焉其一崑山葉君

盛其一休寧程君信也程君長吏科葉君長兵科二君皆磊落竒偉有所見未甞不言有所言未甞不盡必求稱其職而後已一時士論多歸之頃予教國子國子散地也予又寡交際在朝雖異時常所往來者非有事不至二君乃數辱過予予於是不獨歎二君之盡職且高二君之義以謂不可得也至是皆以薦有參政之命程君得山東葉君得山西予方資二君以自慰而二君遽棄予去心甚惜之而或者過予為非是以謂方今明天

子宵旰求賢以充庶位尤以方面為重二君皆簡在帝心者今日之命所謂選擇而使之者也夫山東西京師股肱郡也而二君所理皆邊備誠國家之所急二君旣平日切切以為言其得不一動其心為上理之邪致功業之隆膺廟堂之擢端在茲行也予奚遽戚戚其去哉予有愧乎其言葢予所惜者私情也或者之云公義也不敢以私情妨公義故於程君行諸同寅請文為贈因不辭而次第其所聞者以覆之

會試録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寳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葢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俗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彚而成録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

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
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
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葢可考矣
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
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
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
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
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

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内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

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賛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
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
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録得之詩
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
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

如何於人勝天逆犯順而有待於天勝人順制逆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口字者不没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其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雎變張禄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

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
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
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
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
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
矣巴延拘於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
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絶粒於鄉郡已而頫首于燕市死
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

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于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懐沙抱石之辭作于其身臨絶之際而其國猶未至于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

臣民物之所頼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令内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録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修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省菴集序　錢溥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髙下旨哉斯言葢即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為文而文成音者詩也茍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髙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

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潤少負材雋即
肆力於古學為士林所推重既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
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修史于内閣
又得天下諸儒碩彥讐校之而氣益充材益贍焉陞守廣
信予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
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金君亦以予同史
事之雅出郊遠迓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若干卷以其
所自號名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沖和簡亮詞

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百世尚可知其政况今目擊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益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送曹尚書復任序　劉儼

士夫貴涵養者涵養之久則德性堅定知慮精純言行操履正大篤實出而居大位任大事豈惟不動心哉且

有執而不變也今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優游文翰之場沈酣詩書之府所聞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凡錢穀簿書之事機械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故前後自翰林出者率非尋常可及冢宰六卿之長而百司庶府所由銓衡者也位之尊任之重莫加焉而今南北兩京凡三人皆出翰林泰和王公自翰林學士句容曹公自翰林編修鹽山王公自翰林庶吉士三公者皆表然以德行文章政事為大臣稱首時與

共事者數人多以故謝事去而三公獨歸然信乎當大任能不動心而有執不變者也或曰曹公在天官最久於銓衡事最習且善掌部事于南京似若未究其用者予曰官莫難於獨任事莫難於獨斷今南京事必決而後驛聞非曹公之賢且能而又習也欲定可否而決於一人吾恐事成於下而人弗服事聞於上而君弗孚其何以膺銓衡之重而成兩京之治哉且古之大臣所以成贊襄之功為德為民耳為民者貴乎達其情也公家

句容去南京纔數舍故老舊交相接而詢焉因以得利病而興革之不猶愈於上下之情邈然不相通乎然則令之獨用於南京者乃所以為他日大用之地也公以三載考績朝京師復任侍御諸公為求言予因慨涵養同於公而其材其用若相懸焉故特頌公之美亦以自咎云

送程御史歸省詩序

正已以正人凡有位于列皆然也況以一身綱紀乎百

司振肅乎郡縣而又係乎人材風化之本原而可不帥之以正乎彼以鷙猛擊搏為威使人心膽戰掉不敢一出言一舉足為非妄事而曰我能正乎人吾恐其特一時畏威強服之耳退將聚而咻之其故習自若也謂之能正人可乎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葢謂是爾監察御史寧國程公嘗奉命提督北京畿内學校之政曰以風憲督學政威克愛則人不親愛克威則人易狎其可以化導之者身先之耳於是端表

儀以帥之推所得以教之嚴條約以整齊之有不率者
然後刑以威之末幾化服翕然且尤以教之興廢係師
儒之賢否又旁求儒碩以補訓導之缺由是學政大修
人材輩出天下督學政者公為稱首一日朝廷詔大臣
議勸賞而或徇私者公曰御史豈直督學政哉天下事
知無不言令若此使緘默以容如廢公議何乃連章暴
其人皆伏罪權貴為斂手昔人謂臺憲生風蓋自是始
一見也時論快而難之及是九載考最吏部例當陞公

曰吾之所以教人率人者忠與孝也祖宗墳墓在寧國不拜祭者已數十年今不歸祭掃遂使得大官如虧於孝何廼兩上章始得請以行時論益快而難之嗟夫學校所以成人之善而能使人化於善抗章所以論人之過而能使人受以為過是非正已者不能也至其奏績當陞官在他人將汲汲欲得之有不得則乞哀昏夜遑留數年不一歸其鄉而公獨超然去彼取此是又見其養之素純守之素定孰輕孰重灼見於心胷凡正已以

正人者一自其中發之而非徇外為人者之比若程公者其殆揚雄氏所謂大器者歟予與公交最故知最深故於其行也既合公素所游者十人分韻賦詩贈之且述公言與行之有足為世重者為之序云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録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羣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

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葢開封太守西蜀黄璿公瑾之所輯録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鋟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葢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

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彭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盖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為

為文之至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恠僻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為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英皇經筵預修宣廟實録書成進翰林侍

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為職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甞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聞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此公始終之槩也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乎而於修辭亦苦心極力期與古之工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緐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没後二十有

八年其子廣東叅政鉞淛江副使釪相與類集公文録梓以傳屬時序之時於公為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為重惟公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恠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于忠諫其精神耿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為商敦周鼎而寶重之雖微予言可必傳于世無疑也魯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於戲

公之不朽其在是矣況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為之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蒲山牧唱集序　彭時

蒲山牧唱者蒲圻魏公自名其詩集之辭也公名觀字杞山號梅初生丁元衰晦跡蒲圻山中吟詠以自樂入國朝仕且顯矣猶不忘隱居時事故自名其詩以牧唱

而繫之蒲山云曾孫銘將刻諸梓屬予序予聞人生感於物而後有言言之成文而有音節者為詩詩足以宣人情之欣戚體物理之隱微極古今事變之得失而格有高下詞有清新古雅富麗平淡之殊皆係乎其人之所養與所學何如也學博而養正詩有不工者哉吾聞公之隱蒲山也遭世艱虞不忘講習其學博通五經諸史以元季非可仕之時故不仕我太祖高皇帝下武昌聞其名而聘之既至授平江州學正累遷至翰林侍讀

學士侍皇太子及秦晉楚諸王授經遷國子祭酒與詹
公同宋公濂俱乞歸既行復召還上親御奉天門賜宴
倡和以為樂後奉命治蘇州豪民之不法者陷於誣以
死既而上悟抵誣者罪復以禮遣柩歸葬武昌特賜諭
祭諸王亦致祭焉觀上之所以寵待隆厚終始而不替
則其賢槩可知已况能進退以禮不以富貴利達繫其
心非素有涵養其能然耶夫所養所學如此故其發於
詩也用事工體物切意思深婉而格調高古足以儷盛

唐而追風雅至於應制諸作壯麗和平尤足以鳴國家之盛其可必傳於世無疑矣矧有賢孫曾為之惓惓表章如銘者耶銘家學有傳初任户部主事坐累乃外補揚州府通判以廉謹稱其顯揚先德將有在於詩集之外者因併書于篇首以為之徵云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弟灝與國人共殺琮以聞明年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

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充正副使往册顯嗣爲安南
國王使命在行道出二廣二廣之士大夫作奉使安南
詩卷贈其行請爲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夷地也我太
宗文皇帝以義取之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
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
南壤地連二廣者聞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絶
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攘珠合浦
上降旨詔責之即首伏請罪葢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

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皇上神謨廟算馭夷柔遠之得其道耶乃者𢈔寇作孽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有事於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葢印即文皇弔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皇上光昭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妙選王君以侍從之良副是行吾知海濵酋長當恩命之自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憂移而為

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
矣於是既書此為序復為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辭曰
惟帝之仁興絶繼世禁亂誅暴斯帝之義維義所加仁
則在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為玁狁勿為鬼方爾惟
虞芮曁爾越裳使車閴閴恩言是宣交人感慰抃舞而
前專對之餘為我謝焉

大學要畧序 洪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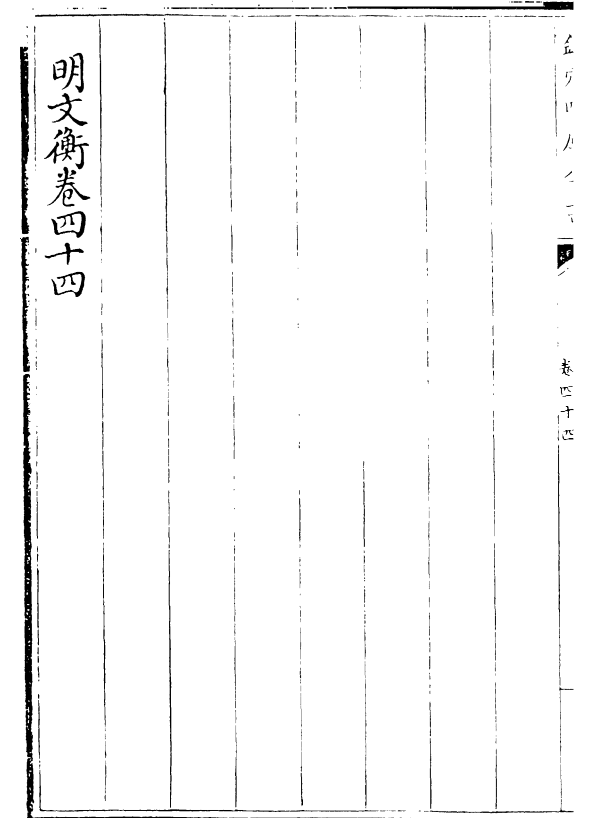
大學要畧一書元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

烝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教蓋已立矣逮吾夫子之聖繼羣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啟迪以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作為傳義以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為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彰彰明

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溯其傳義由傳義以明夫
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翦荊棘而循大路坦然由之
而造乎大道之要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前元
聖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墜緒歷
覽聖經旁通傳註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
之方以開示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
子皆有以知這便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于至
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正之方這便是修齊治平之理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夫豈復有餘蘊哉是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勅提督學校停駿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沈潛考訂更互演繹補其闕畧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黌宮而觀聽者亦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寛叨領郡寄學校所當先也於是謀於同寅桐江聞君孟剛

京口陶君茂各捐俸鋟梓以廣其傳嗚乎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奥義孰有以得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而實有功于聖門也大矣寛於是忘其固陋叙其歳月於刊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明文衡卷四十四